重訂四書說叢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陽貨章

講錄云陽貨之問。都着在夫子身上。夫子之答。却不認在自己身上。說吾將仕矣。亦只閒閒說。不頂懷寶失時來。陽貨無數機關到夫子身上一些用不着

性相近章

陽明云、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

則同耳。　删正云儒者學孔而憚於異孟。故以此性兼氣質而言性只一個何曾有兩個天命之外別無性矣。惟其出於天命。故其初皆相近。二者皆繼之者善。不大懸絕也。習相遠。只就惡一邊說善者雖造到堯舜。於本性無纖毫加益。惟惡者日趨而日遠耳。孔子雖不說善卻其所以相近者何物　孟子捄世之言也。不曰善不足以破當世之言不善者。故其詞寔。夫子删論性也。只言相近而理已足矣。

惟上智章

旣曰性近矣。使又有此不移之兩人。所謂相近者安

在此論習也非論性也性無智愚智愚者習也智習而上愚習而下則習之極而疑於性矣不知正是習遠之極處而性之近者自若也夫子恐人執其上下已成之跡而遂疑性有善有不善故覆周帀言之必如此說方無病○此楊貞復先生說

武城章

徐岩泉云或者見弦歌二字將道泥定在禮樂上禮樂豈不是道但道自該得大豈止禮樂　管云聖人無誑語既是子游學道之言則前言之戲何當也葢莞爾之中夫子含有微意焉舉國不興禮樂而獨用

於武城何異於一葦障狂瀾故戲謂若不必用者然此傷時之感也夫子為中都宰不用弦歌蓋聖人之欲試而不輕試者多矣使子游之弦歌用於周公未衰三家未僭之先夫子此戲亦無着落

公山章

聖人之用公山自有妙處非庸人之所能臆度吾其為東周乎說得宛然在目却不說如何下手令人代為作用恐未是聖人手段

一說丹鉛總錄云程子之意曰夫子作春秋始於平王定王風於黍離錄西歸於鄶風采美人於簡兮蓋

未嘗一日而忘西周也故曰吾其東周乎言如有用我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意不至于文武成康之盛不止也

問仁章

觀子張問行問達論交蓋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學問者也患不在枯守一心正患不以本體定拗之宇宙故夫子告之以能行五者於天下恭寬信敏惠皆是知了便是的須是平日有一段篤實工夫方能發皆中節有感必應若是故又說下五句見未至於此猶未可謂能行也總是觀子張以近裏與論行論達亦

同意

佛肸章

疑問云、其可以自試于磨湼處、全自其心之神明變通來、此聖人自信得過者、故下文緊頂吾豈匏瓜也哉二句、見得天生聖賢、將使見用於世、安可置其身於無用之地哉。　玩匏瓜二句、想見夫子乘機遘會、便爲人之所不能爲、爲人之所不敢爲處。　疑問補云、游立軒云、不爲匏瓜、見可爲則爲、如其不可則操縱之權固在我矣、非止言吾當爲世用而已、此語何等員融

一說龍溪云有形有色故不免于汚壞所謂器也大子超乎形色之外故不可得而磷不可得而緇所謂不器也故曰吾豈匏瓜也哉其旨微矣

六言章

口義云蔽是爲意見遮隔了一層此理便通透不去隨分你外邊做得近似只是氣質之偏不是達德好學而好仁等此便是學不好學而徒好便是蔽又則心體爲主以觀六者之變一則六者爲主而以吾心從之　袁七澤云正謂其偏有所好耳有所見則有所不見矣有所好則有所不好矣　漢儒云學者

心之旨

一說義府云六言只是羨慕六箇話頭好而好之原未嘗實有諸己故不曰六德而曰六言

學詩章

疑問云小子何莫學夫詩學字重全是要乇于諷詠中深加體會工夫故下文下可以遠之近之多識等字若只說詩有許多好處於吾人身心何益學之何幹　蔡氏云愚按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興觀怨羣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有可得矣必讀滕牆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後可以

言事君也。如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晨風鹿鳴。亦豈父子兄弟之詩乎。且可以興可以觀亦隨讀者之有觸而能自得之。非必指定某可以興某可以觀也。

周南章

二南皆被化後所作此治象也非治本也夫子教子為二南。豈教其求之於二南。正教它遡入本原來果於此通透則家國天下自然打作一節更無阻隔故日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禮云章

淮海云、玩四云字兩乎哉。不說出和敬字。而咏嘆滛泆。使人深思自得。有無窮意味。

色厲章

浻正云、此必指當時在位之人說。故曰譬諸小人。世之眞能爲小人者。必其具小人之才者也。此大盜也。惟此一流人。旣無其才而好作曖昧。其寔無時不慌。無人不畏。卽譬之於盜。亦是穿窬之盜耳。鄙之之甚也。

鄉愿章

孫奕云、汪原與愿同非也。所謂鄉愿。卽推原人之情

意。隨波逐流。佞僞馳騁。苟合求媚於世。故曰一鄉之原人。是爲德之賊也。 中玄云。鄉者鄙俗之稱。非是若鄙俗之人。則人方鄙棄之。何以能亂德。 饒雙峯云、一鄉有君子小人。鄉愿都要它說好。同流合汚。是要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是要媚君子。所以人人道它好。 周汪云、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故曰鄉原。 王龍谿云、鄉原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所以爲德之賊。

道聽章

管云、道與塗俱浪漫之意。不必以地泥之。道聽者聞

言而未反于已。全說者影響而輕述于人。此鹵莽滅裂之徒。豈能潛心入道。故曰德之棄。

鄙夫章

謂之鄙人。則識見庸陋。志趣卑汚。非夫世之大奸大惡也。故人多鄙之。亦忽之。唯鄙且忽之。故以爲不可與事君。然亦不必其不與事君。孰知未得患得。既得患失。而克其患失之心。遂至於無所不至。始之所謂鄙夫者。眞天下之大奸也。眞天下之大惡也。蘇子瞻告神宗曰。臣始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

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于患失其禍乃至于喪邦可為此章注䟽　王逸季云、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已至於不可形容矣今人以形容形容之反淺

三疾章

陳用之云、人身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戾性之有疾即身之有疾也　原旨云、曰肆曰廉曰直猶是本證曰蕩曰忿戾曰詐則已變而為別候故曰亡此即氣習以驗風俗

惡紫章

初問云、邪正原自殊途。但人心惟危。易爲邪眩。遂有正不勝邪時節。紫眩而朱奪矣。鄭奏而雅亂矣。利口信而禍基矣。若曰似能惑眞。則紫何常似朱。鄭何常似雅。只爲人情易趨于物欲。故不覺爲欲所動。邪以勝正。流禍無窮。故夫子惡之。

疑問云、此猶詩之興體。專重下句。〇愚按奪朱亂雅。亦人心之變。非小事。且曰奪曰亂曰覆三字。一例似只平說爲長

管云、孟子佞與利口並稱。而此不及佞者。蓋佞以才稱。不專尚口。利口則無佞之才。而有其僞。其害尤速。故云云。

無言章

朱子語類問予欲無言。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如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 原旨云四時行。必有所以行之者。百物生必有所以生之者。於此體會。則天理流行之妙。不在亭毒而在吾心。餘杭政禪師。有問師以禪名。乃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寧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

問。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答問云、人若曉得四時之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見夫子不倦處。

孺悲章

孺悲不見之故無攷。或曰哀公使之來學。其意未誠。故堅其志。亦未必然。

短喪章

管云、此必宰我居喪至於期月。自覺哀心已退。不樂於矯情違俗。而以眞情質夫子也。曰安亦其時自反之心。而不敢矯言以欺夫子耳　愚謂人所稟眞不

能無厚薄覩子夏子張終喪鼓琴有成聲不成聲之別槩可推巳先王酌人情之中制爲三年使厚者不得任情以毀性薄者亦不得率心以廢禮非謂人子之心至三年而遂盡亦不能必天下萬世之人心皆三年而始盡也宰我天稟原薄自反哀情至期已盡故問短喪正本禮之所自制言之若曰禮生於心者也心既散矣僞禮何爲乎故夫子亦不與之論禮而直以心之安不安提之冀其痛也至我眞不見其不安而夫子無如之何矣乃于出而復以三年之愛天下之通喪儆之見子卯獨有所安而報三年之顧復

修人世之常禮亦自有不可恝然安者舊說痛詆宰我罔不深思即謂有激於世之居喪僞飾者而有此問則聖門弟子亦大不着裏矣　明農漫語云宰我憂禮壞樂崩正是不知禮樂之本食旨不甘等句正是禮樂之本　朱子云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矣唯樂無所用于喪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爲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一也甚矣此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者故夫子不之答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二段論理極是但宰我只是叙人事之更變以喻人心耳文氣似不須深

論。讀書記云、予也有三年之愛于父母乎。此詰問之詞。正打動他處。

飽食章

義府云、心是活物。無所用便放。心放便無所不爲。日難矣哉。所包甚廣。疑問補云、難矣哉凡二見。一見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一見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可見心不可不用又不可一日不用在道義上。

尚勇章

初問云、勇是血氣粗處。義是鎮壓血氣的精微處。

存疑云、義以爲上。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乃大勇也。

一說、疑問補云、義以爲上者。以義爲最上事也。與尚字稍別。

有惡章

删正云、仁者愛人。君子宜只有愛無惡。故曰君子亦有惡乎。　夫子之惡惡。其心體之不明。子貢之惡惡其心術之不正。　下流不專以位。人品之流於汙下者亦是。觀後篇以紂爲下流可見。

女子小人章

所以難養者。不在女子小人。謂我所以待之者誠難也。近之遠之。此便是病。善養之法。亦不是不近不遠之間。正身以率之。寬嚴皆是。遠生於近。近之不可方有遠。

四十章

夫子曰四十曰五十。限年以鼓學者之進也。

微子章

殷紀云、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箕子乃爲紂所囚。或問云、論語以事之難易爲先後。故與史書事實者不同耳。饒氏云、當以論語爲正。顧涇陽云、或去或奴

或死總只一副心腸却各分頭去做凡皆多方設法爲感悟獨夫地也其說甚妙由今思之微子以宗子而奴與死皆不安箕子以父師而去或死亦未安使比干於去奴之後而不死或死於微箕未去未奴之前又皆未安唯其難總爲獨夫計而較三人時位情事出乎天理而順卽乎人心而安更無有絲毫遺憾故夫子斷之曰三仁

王弇州云去易也奴則難死又難死不倍仁易奴則難去又難

夫子曰殷有三仁見不獨剖心之比干周不得而有之卽封宋之微于陳疇之箕子亦非周之所能有也夫子殷人也非

不知天命有在。然爲宗國痛。不無興亡之感。槪其屢稱文王太伯而不及武王。其意槩可想見。

士師章

玩何必去父母之邦一語。則知柳下惠之三黜不去者。不忍去魯也。不忍去魯而以不必去魯應之。讀直道枉道之論。和者之氣象。温厚悱惻。千載之下。猶可想見。

齊景公章

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孔子。亦不爲薄。既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則當年累世之譏人。而治心隳矣。孔子

之行。正在於此。今人必欲說壞時君。故併季孟之間亦說他不是。使景公以季氏待孔子。孔子豈遂樂而安之乎。

一說、管云、以季孟之間。正指尼谿之封一事。指田祿。非指禮遇。

女樂章

季桓子之用孔子。亦知其非附已者。然不無任德之心。不料甫得政。而墮三都。出藏甲。慮無不強魯而弱季者。桓子恨之深。獨其所持正。又進用由已去之。昔無策耳。齊人窺見是意。故敢於行間而不虞不受。桓

子亦樂於齊之有是間故明明受其餌而不辭外借隙于鄰國内分謗于至君而陰以快其強國削家之憾此意夫子窺之深矣即女樂不至亦必不能竟其施于魯使郊而膰焉夫子猶行也不然桓子果誤於一時則夫子行矣可以悟矣引躬自責以反優游之駕可也寧待死之日而始悔不用耶記魯論者不曰魯君受之而曰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若與魯君無與者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

楚狂章

楚狂丈人之流皆非無與於治亂者也獨其所見不

如孔子之大故潔去就於一身而分治亂於天下耳夫子以欲傾天下之否先解賢人之阨故下欲與之言使子路反見之卽周流轍環之心也楚狂丈人以旣絕用世之念於心豈復聞用世之言於耳趨而避之至則行矣猶然斯已而已之心也然絕而唯恐其聞則聞而不能不動可知矣故曰非無與於治亂者也楊兆開云楚狂以鳳尊夫子鳳治而見亂則隱正其自謂耳若夫子何以於治亂

沮溺章

管東溟云夫子以聖德當亂世每多傷感之言然其

平日最苦心處。則見於此章憮然數語。蓋當是時。上無可恃之天王下無可倚之方伯宗國旣以女樂而去。列國又以伐木削迹而窮。憤世者將棄斯人爲無可與。而與鳥獸同羣焉而已矣。夫子則天將以之爲木鐸者。易世之責安辭。欲易無道之世則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其心亦最苦矣。至於易世之志窮而後欲以斯文待後死焉。則又以萬世之人羣爲與也。然味有道不與易之言。則世有皇極之君而推援偶虛。夫子自依遯世之中庸而不悔

丈人章

疏云、子路曰、是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則述。○按此最近理。若謂丈人挈拏以行。則子路向誰人空語乎。　按淵洗耳隱者之心也。乍露倏藏。隱者之章也。大凡隱者多跡晦而用奇。楚狂之歌而過也。知孔子之必下也。丈人之雞黍見二子也。知子路之必反也。故設其局以自發舒其崎嶇歷落之態。使天下萬世知我爲非常人耳。必以爲諷孔子招子路。未必然也。後世如魯連却帝泰發聊矢蹈東海不復見同是一局

逸民章

逸民非遯世。則混世。大抵商周之季。不得志於時之所為也。夫子棲棲道路。楚狂丈人之流。猶欲接言通情以迴其泉石之轍。而至是自托於逸民之後也。雖曰我則異於是而意則滋戚矣　逸民中間有三黜不去。及端拱南面以君異者。恐不可曰無位之稱。曰逸民者。猶言天地間之討便宜人也。彼見時不可為不以其身上擔子。但以得行其志為快。若孔子則欲以有道易無道。將身與世不分作兩。世可不可。即我之可不可也。如何逸得。故曰我則異於是。　疑問云、其斯而已矣。應上降志辱身。句凡世之降志辱身者。

一向潦倒。不知名節道義。二子雖降辱而言、行必依名節道義。中倫中慮。是亦尚志潔身之流也。所稱逸民者意在斯乎。而已矣者。二子無別行。外此亦不足以見二子也。　包氏云、放言放。置也。不復言世務。降志辱身。對不降不辱的看。隱居放言。對言中倫行中慮的看。　廢中權。謂當是時止有一廢。即廢是道理也。故曰中權。如信陵君飲醇酒近婦人。亦是其善廢處。　諸子惟先有可不可之見於胸中。故即可不可得當。自是有可有不可。夫子不先立可不可於胸中。故即可不可。偶與二子合。自是無可無不可。　許

敬菴云虛齋謂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不以事言若事當有可不可在愚謂事旣有可不可卽心有可不可雖有可不可而實無可不可此所以爲聖之時　逸民唯眞身宇宙之上所以立品夫子唯委身宇宙之中所以無心　疑問云無可無不可五字成文妙在唯其時

太師章

說者以夫子正樂而諸工散非也夫子自衞反魯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此則其末年樂衰之事耳　管云夫子嘗言三桓之子孫當微又逆斷

季氏有蕭墻之禍。及兩楹之奠未久。三桓果為魯君所戮。使諸人不去。歌雍舞佾。豈無為所累者哉。摯賢太師也。亞飯以下。亦多同心。故先幾遠禍。踰河蹈海。有由然矣。記者記此于逸民之後。魯公八士之先。傷今懷古之思深哉。 陳潛室云。記此篇于歸女樂之後。不無微意。 原旨云、曰適避地也。曰入則終身焉而已矣。

魯公章

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太公曰。易世其衰矣。此語世世傳之。後人見魯之式微。或歸咎于貽謀之過。

不知魯之可以一變至道者。皆其忠厚之餘澤。而其漸至式微者則子孫不能守先世之典刑耳。故記者于魯事日非賢人散亡之後而記開國之語使知魯之所以衰非其先世之過不然論語非周書也。胡爲而記此乎。　疑問補云、此魯初事也。叙於衰周之後。煞何等追慕。

八士章

原旨云、三人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熾。記者特記篇之始末。以見商周興衰之兆。　王宇泰云、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室盛時賢人之多。所感深矣。

士見危章

初問云、人能于生死義利關頭。實心見得破。于幽明始終處。實心有所感。此是煞有學力。能壓倒死生義利。融貫到幽明始終矣。非本體上極明白。精神極透徹者。不能。其可已矣者。深許之之詞。

執德章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者。而曰焉能為有亡。則子張之所學可知矣。子張蓋窺見仁體而以萬物一體為學者。非如後儒徇外為人之說也。

問交章

管云、有容有拒者。君子擇交之常矩。有容無拒者。聖人翕受之大德。言若相反。義寔相成。子夏之門人旣以交道問子張。則因其不足而進之。正愛人以德之道也。訓詁家不必又持一說。以稽其言之弊。

一說、君子尊賢二句。是引語。眞是交道之的。子張邦添出我之大賢四句。其勢便不容止衆人而容不肖。不止矜不能而矜濟惡矣。反不如子夏拒之之爲自守也。故曰過猶不及。

小道章

此只就小道上說。若聖人一以貫萬則執御游藝亦

道也。管云、夫子常慮子夏爲小人儒。今其言如此。則其進於君子之上達可知矣。

日知章

疑問云、言吾心固有而易亡者。日求知之。已知者勿令忘之。日月二字要看得活。若云日日去求總之不要復亡失了。此眞是惟日不足猶恐失之。故曰好學。

補云、二語猶言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語意言日月不可虛曠也。非必以日月爲計也。要看得員融。

一說、此章論知也。人心常知則方寸之中孰爲亡孰爲能息息分明。亡消亡也。知能合一。其知處即能處

也日月勿泥所謂通乎晝夜而知也如此豈不是好學

博學章

學問思辨皆所以攝心而非心也然舍所攝之心心更將在故曰仁在其中　朱子云凡言在其中者非在此而自在此之詞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雖非所以為仁然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與祿在其中直在其中同語氣　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云公是揀擇來問是疑後問此意極好吾斯之未能信為不會疑爾從疑情上問卽是切問從疑情上

思。即是近思。若不會起疑情而汎汎問之。何等不切。漫天漫地思之。何等不近。故有參話頭一生不透者。不會起疑情故也。

百工章

學以致其道。只重學字。學則自然致于道。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

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于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之者北方之學沒者也。此說致字殊妙。

小人之過章

必字當看。

三變章

三變、自望之卽之聽之見來。君子未嘗有變。 紹聞編云、須逐三句理會。又合三句理會。方可想見其彷彿。

信而後勞章

疑問云、信只是自家誠意之懇惻。實心愛民。實心愛君便是此心。自家信得過。則人自信得過。故可以勞可以諫。若說必待交孚則民信君信。非一朝夕之故。設有事當勞時當諫。亦將曰是未信而始寘之乎。

大德章

朱子云、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愚謂此是專力于大之詞。若是大德不踰。小處亦必可觀　尋孔云、所以子夏之學。其後流而爲莊周　饒雙峯云、此是論觀人之法。若以之律己。則一毫不可放過。細行不

殄終累大德如何可出入得

一說龍溪云大意言但得大段頭腦是當小小節目或出或入不必盡同同歸于是而已子夏之學謹守節目未透大德機關此悟後語也

洒掃章

蔡虛齋云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識見高于子游　口義云本就在末裡頭精義入神就在洒掃應對裏頭聖人教人都只下學的事其精義入神在學者之自悟耳可以神會不可以言傳也孰謂末之外别有本之可言哉

刪正云譬之天只是一雨而草木得之或培其本或暢其枝各各不同君子只是一教而學者聞之或得其大或得其小各自不齊在君子焉可誣其未至也君子只譚下學而上達自在裏許須玩他焉可二字。玩子夏之言則知君子之道即聖人一貫之道而門人小子自得之爲洒掃應對進退耳非子夏不教之以本也。

仕優章

問子夏之言似爲當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

則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樹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紹聞編云主學而言則仕爲餘用主仕而言則學爲餘功互相發也　子夏之所謂學亦誦讀之學耳

喪致章

崔子鍾云致推而極之也喪致乎哀而止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　哀者喪之本情也能致乎喪則情文之備不待言矣而止者不滿其哀之量不止也

吾友章

管云難能者服其才量之宏大未仁者病其心德之未純未之為言亦謂在若有若無之間而非以為不仁也諸子皆稱日月至焉而獨以不仁料子張者蓋仰其才高而有責備之意

堂堂章

管云堂堂者言其光明正大之氣象可為人表也然以其才局太高而深沉未足故難與切磋而為仁

又云子張問云夫子進以恭寬信敏惠之德其論友道則於人何所不容質之近仁可知矣子游獨謂其未仁曾子又謂其難並為仁何也曰子張有善人之

體段而心欠密有聖人之光輝而用欠藏動多於靜用過其體者也在夫子則以仁師之而顏子子貢則以仁友之矣子游重本曾子守約皆謹嚴之學也而曾子尤為縝密與子張之濶大正相反故不能與之並而為仁然子張嘗強曾子事有若亦豈好高而不可輔者必有與之並為仁者焉特不可與曾子並為仁耳觀此言則曾子以友輔仁之學亦近于子夏之可者與不可者拒而其引進門人不無遜于回賜可知矣

自致章

胡氏云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爲喪禮發也

孟莊子章

或疑莊子之父獻子也其人與政之不改何足見稱蔡氏云唯善而不改正見其難未爲的論愚意莊子與季武子同朝武子之父文子亦賢父也相三君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武子不之遵也夫子將有感于武子而稱莊子歟存以再質

陽膚章

得情須根上失其道來盎得其所以致刑之故將痛

之不暇而恐喜乎。卓吾云、世之能聽者非少也、而類以得情爲喜者、由其不能視民如子也。子之訟於父母、豈有以得情爲喜者乎、隨諸子之曲直而剖判之。不得已也。而其心則惟欲子之無訟也。

紂之章

疑問云、此不是爲紂分解。是警惕人下流決不可處。

君子之過章

君子有偶然之過。如顏子之過是也。有不得已之過。如周公之過是也。大較是光明正大在人目前。只一無心說定不像。

公孫朝章

王宇泰云、大是形而上者。小是形而下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自賢不賢之分量見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自夫子之分量見也。賢不賢自分。夫子自合自賢不賢識之有大小。自夫子學之無大小。

管云宰我稱夫子曰賢於堯舜。而子貢第曰夫子焉不學。孟子稱孔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聞而知之。而子貢則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不事張皇。而其大自見。且藹然爲下不倍之心法。可謂論聖者準矣。

宮墻章

由地位勘出識見。由識見勘出議論。大是有根柢之言。不得其門四字。子貢雖是淺提叔孫學者不得草草看過。試思三十七十。豈便人人得其門而入。

日月章

一說、管云、日月非但形容高不可踰已也。意與曾子江漢秋陽之狀相同。蓋日月出地上。夫子之性體澄徹匪夷所思似之也。

爲恭章

參疑云、天只是個太虛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升。聖德妙入無形。故亦同天。前註云日月言其高。此云化

不可爲便可見就神化處言非言高也　疑問云夫子道德神化不在得邦家不得邦家必若此云者聖心之妙不可形狀且亢庸陋姑論其功業可見云耳正如堯德不可名而止言成功文章也　管云聖人分量亦別固有具聖人之心體而作用未必神者亦未可謂之至聖故又推及夫子之得邦家以究其用也此意亦好　又云立之四句想原有是語故下所謂二字四句平非教養淺深之說　生榮死哀是狀聖人關係一世之象聖人生而天下皆立皆行皆來皆和眞如太陽一出而萬物欣欣都有生色豈不

是榮聖人死而天下皆不立不行不來不和眞如太陽一沒天地慘黯萬物俱有愁苦之狀豈不是哀

堯曰章

說者謂門人纂括夫子之言以立極非也柳宗元曰此孔子常常諷道之詞云耳孔子上無堯舜之遭下無湯武之勢日聞生人之勞呼悠咨而已之德淵然無所係而施故於此常常諷道云耳此聖人之大德也無容問答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而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或謂通章以中字作貫亦非也帝王當禪受而禪受當征誅而征

誅無弗中者此章大意言其奉天以任天下之重而不敢怠遑此帝王大一統之心法也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等語可見見禪受征誅不同心法則一也　堯舜言道而不及治湯武言治而不及道治即道也抑性反之殊時勢之別歟末節約畧言之見帝王之承天子民者總不外此其本則在兢業之心　硯子小言云學者不領會中之所以爲中以意執之長作胸中一緣影大有不洒洒在夫中本無物執亦非我古之執中者如人以手作拳是一不是二今之執中者如人以

手持物是二不是一是三不是一不執之彼自以爲失之即執之猶以爲失之　蒙引云百姓有過二句人都不想得聖人意思出盡武王毅然以天下爲已任直是要處置天下使無一人不得其所一人不歸于善也不然只恁責已何爲　末節初問云四者皆是心體堯舜精一正在此處不精一則私意夾襍便狹小便詐僞便懶散便有我愚謂四者固是心體但人心必有至一者而四者始應用而形謂四者爲精一之所必該則可謂精一正在此處則不可且本文對得衆人任等字言明是言治法非言心法也治法

不在心法之外。然相濫亦不是。

尊五美章

疑問云、擇可勞而勞之。妙在一擇字。可見主意原不要勞民。不得已而勞之。正衣冠尊瞻視。非別有一心在外面用。只從心之無敢慢者。發于威儀之間耳。

疑問補云、虐暴賊、是急迫之惡也。若有司一事。是悠緩之惡也。又云看孟子凶年饑歲。至上慢而殘下也一段。便見出納之吝。其惡與虐暴賊等。

不知命章

一說、海鹽云、命即天命之謂性命字。學者所學何事。

而不知天命。雖行詣極其完。建立極其偉。亦只是日用不知之百姓耳。何以爲君子。

四書說叢卷十終

十一

無悶齋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孟子大意

韓昌黎謂孟子非軻自著其徒公孫丑萬章附益之非也無論其微言與旨即對齊梁諸君數章挑發警醒靈變縱橫使聽之者筋絡精神提掇其手欲悲則悲欲喜則喜章丑其孰能贊一詞七篇皆救世而作又所遇皆庸君下士槩多有爲之言其大旨則在惻人心之陷於功利而亟提仁義以喚回之其使人識

取何義之最喫緊處則在性善二字性善二字千古未破自孟子發之今讀其書無論見牛不忍諸章是性善宗旨卽一言一句莫不自性善發原亦莫不是引人同歸於性善眞是濯熱海之清凉指迷津之覺路非獨障三說之狂瀾已也學者以是求之思過半矣

孟子自言願學孔子今按其事蹟之大者與孔子不合有三孔子出疆載贄必問其政爲貧而仕委吏乘田孟子不爲臣不見爲卿不受祿一不合也孔子執輿問津鳳衰狗喪蒸豚之外不聞拜何人之餽孟子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七十五十不擯滕薛二不

合也孔子無日不尊周五世四世三世之論痛見乎辭稱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孟子曰勉時君爲湯武而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三不合也是皆有說是以君子論其世也當孔子時諸侯皆周天子封建之苗裔也士雖異國皆有君臣之分焉是時而倡言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當從華士之誅矣戰國則不然其人多卿大夫竊國爲諸侯者也在彼則君臣之義未正在我則賓友之分可托故欲見則見臣則不見卿之則可祿之則不可若供古賓臣師臣之禮行之因以重其身而亢其道意若曰

彼猶之卿大夫之未受命者云爾是一說也諸侯旣以竊國君國因以畏士下士令是時而孟子獨敝車羸馬伐木削跡之事不立至乎莫若就世主之虛禮而急實之因以重士之聲價以漸挽士賤之陋風此亦隨時之權敎不得已之苦心也又一說也若夫戰國之周非復春秋之周也卽有管仲其孰能尊之且有謂七國者非綠姜之田氏則分晉之三卿也假令有行湯武之政者起與之爲代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何不可王之有非識時務如孟子不能見到此也是又一說也曰然則與孔子不同歟曰孟子言之

矣其趣一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見梁章

王曰兩節反覆言利之害的確指仁義之利人主斷當務仁義而不可一向於利

許白雲云王曰節正發明王何必曰利一語凡言好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止取什一之賦則非好利矣才出分外則百者望千千者望萬攘奪不已國隨以亡好利之勢必至於此

曰何以是商量謀利之詞

舊說未有仁義二句不可出一利字如說仁義未嘗不利孟子亦言利矣○愚按此正迂儒之論戰國之君中於利者

已深欲以空空之仁義奪之其誰信焉且孟子好勇好貨好色猶不憚以引君而豈諱言仁義之利故再曰何必曰利正見自有仁義之利在何必沾沾言利爲也孟子引誘時君多此類不可不知。疑問云、二者也字正應大夫士庶句見得盡國之人去利懷仁義以相接末節足上文之詞此文章法也無深一層意。

沼上章

惠王看得樂字小孟子推而進之。說得樂字大。指出。一偕字正賢者所以能樂處指出一獨字正不賢者

所以有此不樂處一篇肯綮在此此二字　唯其備所以能樂所謂賢者而後樂此也唯其獨所以雖有此豈能樂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上一節如經下二節如疏

移民移粟章

疑問云、移民移粟救荒亦有此策不自有倉廩之可發乎盡心之君當於平時求撙節愛養之方極輔相裁成之道使衣食自足凶荒有備禮義興而天下向往此之不務而臨事支吾可謂盡心乎狗彘人食而不知檢乎日之視民猶輕於物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今日之視倉廩尚重於民人死而專罪歲歲何故哉王無罪歲而行王道天下之民至焉豈直與鄰國較多寡已也　補云救荒無奇然發倉廩以賑濟尚救得一半若止移民移粟則轉死者不可勝計矣乃知平日樽節愛養凶荒有備者醫家所謂治其本也臨時發粟賑濟醫家所謂治其標也移民移粟盡心云乎哉狗彘二句是孟子標本之良劑惜乎梁惠之莫知也　王道之始不可說洪荒甫闢政教未興只言王者如此愛養使民生死有資則王道之規模已具又教之以樹畜作之以禮義則政成俗美而王道大

備矣。二節自是一叅事。但叙致如此耳。謹以學術言。學術之邪正。人心風化之所由關。謹之者一出於天命人心之正而一切異端如楊墨之類。不使些須夾雜其間也。就所教之中。又舉孝弟申明之。孝弟乃孟子仁義大頭腦處於此處得力則仁義沛然性善之本體呈露矣　一說刪正云、衣帛食肉。必五十七十者。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孝弟之義已明矣。故欲其申之。申者重明也。非徒丁寧反復而已。○如此說亦不礙。但文義申字似根謹字來。

承教章

人主之不能行王道。由於真心不動。真心不動。故不知政之可以殺人。孟子因王之承教。緊承狗彘節一一挑發。翻出其病根。猶以為未甚切。故以為民父母四字感動之。尤恐其未必省。復以無後二字警懼之。人思及於此。卽八珍在前。騠駃在御。亦將闍七而不忍食。踢足而不忍乘者矣。動得此不忍之心。方可與言王道。是孟子善起沈痾手段。亦是孟子性善宗旨一部孟子。只如此看

為其象人而用之。不說到殺人狗彘之漸處。須說得甚輕。則使民饑而死處方懇

切。

晉國章

惠王急於報怨。不暇顧民之疲。孟子教他不可性急。姑且就省刑薄斂。休養生息。俟其力全而後用之。以我整暇收彼疲敝。有不戰。戰必無敵矣。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以沼吳。正用此法。孟子正教以報怨之長策。非是要他救民不報怨也。孟子於戰國之君。大抵乘其所欲而引道之。不似宋人之迂濶。

暇日之暇。非空閒之暇。所謂化國之日多舒是也。如世說。則孝弟忠信。必待耕耨之間而後脩矣。豈通也哉。

或問孔子稱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又屢大管仲之功爲其尊周室也孟子則勸時君行王政以王天下如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仁者無敵不一而足者何也曰學者尚論當論其世春秋時周雖衰微共主之義猶在降而戰國東西周不足當一巖邑即暴虐不至如夏之桀殷之紂而微已極矣且所謂七國者非猾夏之楚則篡姜之田氏而分晉之三卿也非復周先王封建之舊矣誰一秦而又方甚肆毒彼曾不知置天王於何地而又何必顧之諸侯王果有起而行仁政爲湯武者非與周爲代也與六國爲

代也何不可且天下之有但能行仁政則爲天吏不能行仁政則爲以暴易暴而不可耳故曰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意可想見矣昔有人問陸梭山云、孟子說諸侯行王道以代天位如何解後世疑其教篡奪之罪答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稱之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又曰伯夷不見此理武王見得此理故當春秋而不奬王室便是無君當戰國而仍執仁管仲之成案便是不識時務○餘倣此

見梁襄章

孔子刪書以秦誓爲之殿已知周之繼以秦孟子當

七國搶攘之時。而曰定于一。已知封建之必變爲郡縣。但秦非不嗜殺人之君。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乃定耳。講錄云、凡出於心所同。最一。一故定。人各有心。而其要卒歸於好生。故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曰孰能與之。猶是以威力論。庸知民之望仁君。如稿苗之望時雨乎。可見戰國時。舉世無此等論議。人心亦無此機括。唯孟子一人發之。有功於世教。真大

見牛章

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下文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正桓文事。齊王志向桓

文。則悖其真心。與兵結怨以戕生民。皆不暇顧故孟子以王道奪其伯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保民二字是王道大旨不忍二字是保民本原所謂保民者不過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如下文推恩制產等事而已是心足以王矣是一篇命脉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是撥動他靈機的轉語下文反覆辨論皆從此二句生愛與不忍天理人欲出此入彼然總是一念中萌動若解得非愛字出自然識得不忍。奈齊王錮蔽已深。不能向愛與不忍源頭分處尋思。却只將愛字來分疏。故孟子難之以王。

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正教他於愛字中識取不忍齊王却又苦死在愛上纏故以仁術二字解之又設身當日之事而提破之曰見牛未見羊此真齊王意中之念偶合之而不能自言之者所以不覺大悅而堂下之心戚然再萌然止見得一牛之不忍耳而不能自見其不忍之量故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不知以此不忍之心保民而王與易牛別無二法有何難者故緊緊承以有復於王者一段遂進而詰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語氣至此一頓徐解之曰一羽之

不舉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用恩則王不用則不王可見是心足以王特不爲耳非不能也用恩如何不過以我之老幼及人之老幼一推恩而四海可保古人可及矣豈真有難行而不能爲者今王恩及於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是何物以間於中而不能推歟故緊接之曰王請度之語氣至此又一頓抑王以下王不度而代爲之度也本知王之興甲兵危士臣在求大欲而故嘗之以快心本知王之大欲在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而故嘗之口體耳目皆塞其口

使不得轉動也於是極論求大欲之極難而無成保民而王之極易而有效而總教之以自反其不忍之心以爲本說到此處真極痛快故齊王亦請嘗試之因遂舉保民之最先目前之至急恒產一事以教之下手又丁寧以自反其本心得其本心自然制民之產而禮義可興王業成於方寸矣所謂是心足以王者也極文之事豈足道哉　講錄云此章初說出一王字究其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不忍殺人之心也是心足以王者如何善推其老幼以及人之老幼也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如何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便是老老幼幼之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又云、此章大要、兩語可盡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克此心於已發之後則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疑問補云、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二字最妙所謂不忍觳觫之心是也但昔日得於偶觸而不覺今得於開啓而認取爾人常存此二字一草一木必不忍傷而況於民乎下文快於心正照此戚戚說一牛不忍其觳觫而萬民忍驅之鋒鏑此心宜何如度者發政施仁卽從此心發來所謂我心有戚戚焉是也

管登之云、齊王不忍一牛之觳觫此際不但無一毫忍心亦無一毫僞心故曰是心足以王天下後章之點孺子入井亦然蓋孟子眞知性善之宗者也　愛與不忍所謂理欲同形而異情孟子欲說不忍故將一愛字以剔發之連百姓以王爲愛亦是假設疑團當時未必有此語不如此齊王安得戚戚　遠庵府是君子善養不忍之心處所謂仁術也王以羊易之便是此意故孟子實之使之自信見此心雖君子亦不過如此可見得禹湯文武同此血脈耳　初開云、用力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妙人人皆有力有恩有明

但自不用耳。　疑問云、今恩足以及禽獸二句、凡二見。是篇中緊要喚醒語。前獨何與。是詰其何故後獨何與。是詰其必有故而不加諸民也。一步緊一步皆動其反本意。反其本矣亦二見。是篇中緊要提掇語。本即是不忍之心。註中別解未是。　口義云、善推只是無欲以蔽其心。則親親仁民愛物之理隨感而見。推行之下。自然毫髮不差。無庸一毫調停斟酌於其間。　權度無情。心有情。權度與長短輕重是二。心與所度之心是一。王請度之。請度其不善推恩之故在何處也。　疑問補云、君有欲、民亦有欲。看仕者耕者

商賈行旅皆欲來歸又看天下之欲疾其君皆欲赴愬則其情可知矣此條數欲字正照求吾所大欲欲字看　上只大槩說及其不忍之心爲本無實下手處故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故制產以下指掌言之五畝節又制產之實也此正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井田學校不平看觀制民之產二節語氣自見

好樂章

古今之不相沿者制度聲容也其意思源頭總是宣暢其和心世主識得此意欣喜歡樂上下交同卽此

便是先王雖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放辟與咸英韶濩無異不然雖事事步趨先王只是世俗之樂耳觀下文鐘鼓管籥羽旄干戚豈有兩樣而一以驩呼一以愁恨意可知矣今樂由古樂直是實話非孟子遷就引君語

齊王曰直好世俗之樂耳是樂之文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是由樂之情直窮到作樂之本

由字不須别解觀今王二節可見

疑問補云甚字最難體認嘗驗諸身而得之此心快樂是爲樂然五官百骸一不如意心能快樂乎要快樂須先寧其心然在寧其五官又在寧其百骸

而甚則寸膚毫髮。必使皆安寧。一無痒疾不自在。是爲真快樂耳。即是推諸家。而家無一向隅者。家不庶幾乎。即是推諸國。而國無一向隅者。國不庶幾乎。所謂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者蓋如此。　今王四句一樣喝起。大有意味。　原旨云、舉疾首蹙頞而相告。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不問其爲今樂與古樂也。下一舉字。大有意思在。

問囿章

疑問云、齊王在制度上論大小。孟子在民情論大小。文囿七十里。先儒有辨。意當時齊王既廣其囿左

右必有假文王以逢之者。孟子因其語意而開誘之。其事之有無。正不必論。管云、朱子表文囿在三分有二之後。論世得矣。猶未察其地也。周都岐豐。山林多於原野。囿雖七十里。未嘗奪民耕稼之地。而民反食其利。安得以爲大。齊都營丘。郊關之內方四十里。即有山林可依。必侵及民之耕地焉。觀蘇秦說齊曰。臨淄之地。車轂擊。人肩摩。則營丘之郊可知已。民未沾一毫之利。而懼禍滋深。安得不以爲大。然三代之衰。國以四時之蒐苗獮狩爲一重事。而民俗澆漓日甚。無禁則法弛。儒者不可執孟子之說。而謂齊國可

以無囿。囿禁可以無設也。

交鄰章

仁者見理而忘勢。智者明理而識勢。故一則樂天而保天下。一則畏天而保其國。此是實事非直氣象規模而已。孟子言仁智則勇在其中。勇原與仁智同體者也。但人主動於一己之私。則爲匹夫之勇。若用以除暴安民。則勇正所以善行其樂天畏天之心。勇何妨於仁智也。故舉文武二字證之。以文王較密則周大而密小。以武王較紂則周小而商大。可見古人處大小之間者。不必諱勇。但要從計安天下之心而發

耳。仁智不廢勇。自是實理。非止因齊王之好勇而引之也。朱子云、仁者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撓他不動。智者事大。直見得道理自合恁地。不止利害分明。初問云、樂天不知有大小。相忘乎天理也。畏天。猶知有大小。謹守乎天理也。即下文順天者存意。何未京云、湯文始字夷葛而事之。及終不可化。禍及於人。又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方吳與獯鬻之强。太王句踐。卑躬而事之。然必自强於政治。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知之明也。若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太王句踐。惟敵之畏

而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
可見勇輔仁知而行。非孟子洞達本原見不到。

雪宮章

齊王之問。與沼上同意。孟子之答。卽賢者而後樂此之意。其所以能樂者。在推巳之樂與民同。而不使非其上耳。恐其不信。故舉齊之舊事告之。　舊以賢者屬孟子說。前後不相照應。　徐巖泉云、樂民四句。泛言上下休戚相關之情。樂以天下二句。方正就爲上的身上說。言其憂樂不以一巳而以天下。下文然而不王處。方是民亦樂其樂。民亦憂其憂。註未是。　疑

問云、景公四節。只重先王二字。景公原志比先王。故晏子備陳先王之觀而旁及今時之弊。隨結之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緊承曰惟君所行一句。正進之以法先王。非以古法令弊。令其自擇也。註意未是。 質言云、適諸侯所語意重省耕省斂上。巡狩述職。是先王遊觀之最大者。故統言之耳。若云先王遊觀。除是巡狩述職。各有大事方行。未有無事而空行者。其餘非春省耕則秋省斂。如夏諺所歌。未有若今之流連荒亡者也。故景公說之而行。正舉省耕省斂之典也。與巡狩述職絕不相干矣。 蘇子由云、君有

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者不能也。 講錄云、好君而畜之者須畜之於初。大畜曰童牛之牿元吉。止君之欲心止天下之惡人。皆謂之畜畜之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矣。

明堂章

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故泰山之下有明堂。孟子不與論王之當毀不當毀而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誘進之詞 講錄云、必先施此四者。先

非先後之先。只是留心之意。陳氏云、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巳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巳。然欲開時君意。正詞辨。

王之臣章

人悔則不暇顧慚則不能言。王顧左右而言他。則不悔不慚而游移他之矣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也　孟子平日引君之法。全是挑動其真心。使其線索在手。不得不從。如說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如反復論易牛之

足王。則宜王曰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故一則明言率獸食人之害。一則告以井田學校之利。若王顧左右而言他。譬之醫者甫得病證。而復傳別經。且牙關緊閉。不肯受藥。雖有盧扁。將何所施。余計其言。其在將出晝之日乎。

故國章

黄貞父云、戰國人主。輕用輕舍。甚且輕殺。日以其身立於伉讐不測之間。無親臣矣。安得有世臣。又何以能國所以然者只是進時不識耳故下面見賢見不賢見可殺幾見字正對何以識其不才發藥　又就

通章挑取精神指出如不得已四字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末句斷然後如不得已之故 卑踰尊疏踰戚不必就他日說只就進賢時說便有 管云、不以左右大夫爲據而以國人爲據者此在齊廷當機之言也 疑問云、此只論進賢事何以直說到殺之舜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傳四唯仁人放流之迸誅四夷誅逐之典用舍之所不廢也勿分作二事 黃云、必如此然後所用所親者真賢而有益百姓所去所殺者真有害百姓民與賢賢與國相維而成故矣 講錄云、如此然後可以稍不如此將求爲匹夫

而不可得矣。可畏哉。

獨夫章

孟子以誅字易弑字議論關係不小　齊王之問。頗有看樣之心。孟子以誅字易弑字者。使知桀紂不君。故湯武不臣。儻桀紂未至於獨夫則湯武不免爲弑君之賊。正逆折其萌芽處

孟子平日勸世主爲湯武。至齊王論放弑。則義正辭嚴。不少假借如此。可見世主無湯武之仁。而竊湯武之事。固名教所必誅也。故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巨室章

兩節總是反復諷王不任賢意無淺深。　管云、士幼學在仁義。而戰國之主。一時以功利之說求之。故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曰教玉人雕琢玉。　則何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不必作正意解。朱子語類云、言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所學。後譬只是申前譬。朱解本明。後人自誤耳。　夏雲渠云、舍所學而從我。本以比斷而小之。然又有委任不專意。故又有琢玉之喻。是迤邐說來。　又云教字着力。有把持牽制意。

伐燕章

疑問云宣王志在於取故妄認五句而舉之是天意不知天意在民心悅不悅孟子不教他不取只教他審民心極說得圓活稱文王武王亦有意若曰君爲文爲武然後可與誅討之師專征之師耳

取燕章

燕之亂生於子噲子之燕民原無罪宣王只合誅之噲置君而去之此是上着早不見此行了許多暴虐却又取之直至諸侯謀救方曰何以待之孟子於無所待之中代爲畫待之之策亦只有置君而後去之一着然昔日行之則時雨之師今日行之則脫禍之

策。相去千萬矣。 燕民之簞食壺漿、與雲霓之望不殊。至於歸市者一段相較、則氣象大不同矣。各節俱重下半段。 講錄云、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者。言兵端自我啓也。 原旨云、出令節正答何以待之一句。言父兄之已殺者。不可復贖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可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謀以立君也。此是失却第一着。猶有第二着也。

鄒與魯章

穆公只咎民之不救有司。孟子却由有司推到君身上。真探本之論。講錄云、穆公只在尤民。孟子要公自尤。出乎爾者反乎爾。就不好邊說。君無尤焉。謂君不當尤民。只當尤有司。不當尤有司。只當尤已。盖君不行仁政。故有司不愛民。而民亦不愛有司也。行仁政而民親上死長。即是出爾反爾之理。親上死長。正應疾視其長一句。

事齊事楚章

以五十里之微。介兩强國間。苟欲亡之。即金城湯池。析骸炊骨。如泰山壓卵。未有不碎者。但立國之道盡

其在我。故孟子教之以築城鑿池。與民死守。非謂是遂足以抗齊楚。亦不能保滕之終不碎於齊楚也。但自守之常道。當如是耳。

疑問補云、無巳與無以異。無以者無用此爲也。無巳者無可奈何也

效死而民弗去。不可草草全遽平日固結是則可爲也。正教他此處着力下手做

疑問補云、鑿池築城。與民死守。有許多綢繆捍禦意在是。卽次章所謂彊爲善者曰效死而民弗去。民自弗忍去也。是如何氣象

築薛章

截長補短。不能五十里。卽欲遷。遷到何處去。孟子非

教之以遷正堅其死守之心也若曰遷非易事即貧如太王亦不得已而爲之耳君子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興者不在遷不遷也但創業垂統使之可繼此外非我之所能必亦非我之所敢必也君如彼何哉二句正勉之以死守非教之學太王也　爲善凡宗社生靈深遠之計皆是如上章所以能使民效死而弗去者正是爲善處　創業垂統正是爲善非遷延如綫之緒已也　疑問補云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取必於理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是責成於己若夫成功則天也是聽命於天　又云彊爲

善者。今自爲社稷計。宜若何者。吾爲之。今日爲生靈計宜若何者。吾爲之。一如太王所以居邠受侵之時是其則也。而已矣者彊爲善之外。別無可以自立之方也。

竭力章

古之竭力事狄而不得免者。無如太王。然必有太王之仁。方能雖遷而不失。不然則守或人死守之說爲正耳。君請擇於斯二者。意重死守邊。孟子敘太王遷國。有許多委曲不忍棄之意。述或人效死之說直恁斬截。意自可見。是時滕無棄地。如岐者可遷。其

勢不得不出於死守孟子必兼言遷者教人去死也難故令之自擇　唐荆川云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不是與民决別之詞乃率民以去之詞祖宗累世之赤子豈忍棄之狄人乎　夏云何患無君虛虛說是姑慰邠民的說話　或疑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孟子獨不聽滕文事齊楚而教之死守者何也曰太王勾踐皆內彊其國而外事人滕文弱而淺謀直倚人爲命非智者之局也故教之死守以立國虛齋云滕文不患不能事人特患不能自立其論良是

魯平公章

疑問云、此章與公伯寮愬章同意。聖賢[illegible]此。非以命自諉。吾道之行止。原非人力所能主張。夏雲渠云、行或使之兩或字。有莫之爲而爲意。此便指天。天字不在非人之所能爲句內。臧倉之讒甚巧。而樂正子貧富不同之解。正墮其計中。即此便是命也。若欲如何分疏。欲其再駕。便不是安命。

四書說叢卷十一 終